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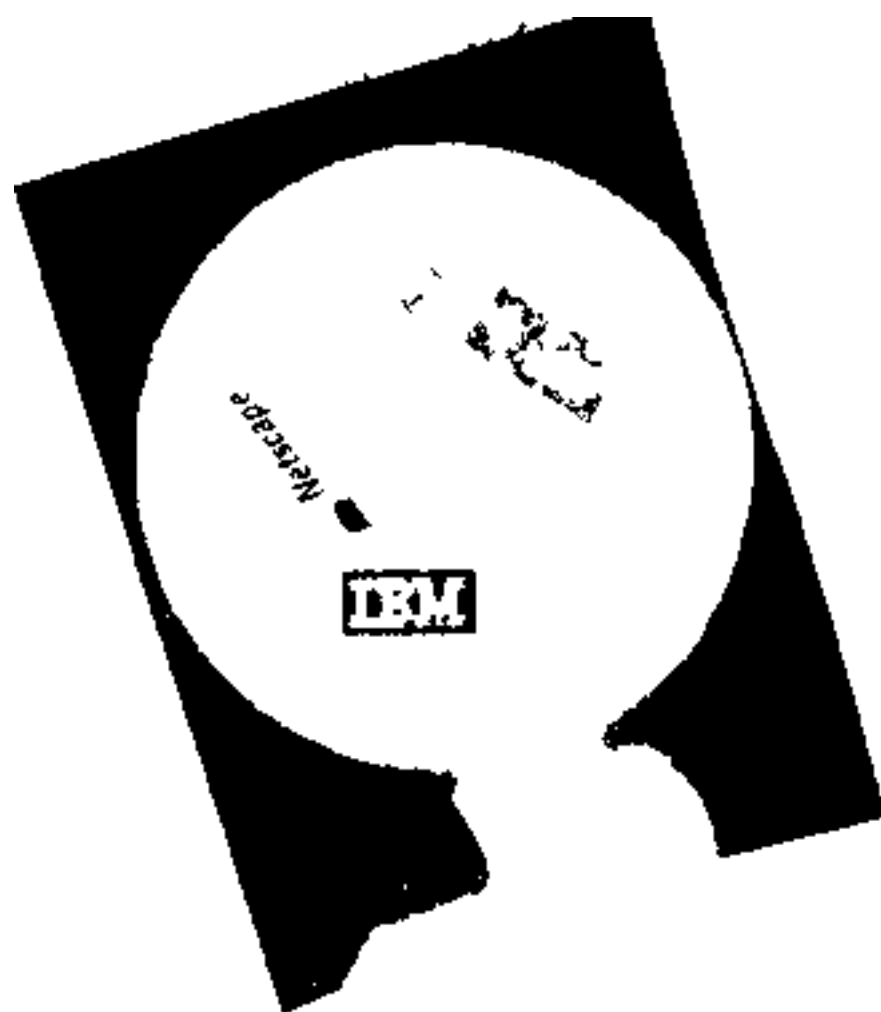
The Plot to Get
BILL GATES



对抗比尔·盖茨的阴谋

[美] 加里·里夫林 著

屈陆民 孟辉 译



华夏出版社



序 曲 庄园之主…………… (1)

第一部 大白鲸

第 一 章 埃哈伯船长俱乐部…………… (21)

埃哈伯在捕杀一头大白鲸时被咬断了一条腿，他没有归咎于运气不好，也丝毫没有抱怨捕鲸工作的险恶，而是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传说中的白鲸莫比·狄克身上。那些自寻烦恼的首席执行官们正像故事中四处搜寻大海兽的埃哈伯一样疯狂。

第 二 章 建立在贪婪上的社会……………（44）

这是盛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是人们互相厮杀的社会，更是建立在贪婪上的社会。如果你不愿意遵守这个残酷社会的种种法则，那你恐怕就得去找个新工作了。

第 三 章 风险投资与赌博……………（58）

一进八月资本公司的办公室，你就可以看到放在桌子上的一个雕塑——一只装满了一扎扎100美元的购物袋，因承受不住已经撕破了。因此，你可以想见赢利之丰厚，连业绩平平的风险投资家都夸耀说这是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游戏。

第 四 章 “成功才是一切，钱只是附属品”……（67）

比尔只是位偶然的亿万富翁，虽然凑巧他也有想成为亿万富翁的兴趣。

第 五 章 大战蓝色巨人……………（87）

就其深远意义和伤亡之重来看，微软与IBM间的这场战争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的这些，比如与太阳、网景及其它公司发生的冲突，只能看作是朝鲜战争，或者只能算作越南战争。但这些都无法与IBM间的战争相比。与IBM的战争，确实是一场大战。

第 六 章 十年搏杀，网威败走麦城……………（106）

1989年的一天，网威和微软的代表正式进行和谈，双方都惊人的坦率，彼此公开了他们的策略及开发产品的长远计划。网威谈到的，是他们在市场上占有60%份额产品的优缺点；而微软透露的只是一项市场份额不足10%的产品。然而，经过十年搏杀，网威却彻底败下阵来。

第二部 并非魔鬼撒旦

**第 七 章 因特网争霸战：盖茨一天损失20亿美元
……………（141）**

遍布整个硅谷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电子邮件发了，拳头在空中挥舞：我们使他就范了。我们终于把这个难缠的东西制服了。

第 八 章 比尔嫉妒症……………（161）

《时代》杂志认为盖茨权势全国排名第二，仅落在克林顿之后。1997年初，比尔的资产为24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10亿，这表明1996年他每天赚3000万美元，每小时赚300万美元（按每周70小时计算），他喘气的每分钟里赚22000美元。

第 九 章 麦克尼利需要一个敌人……………（174）

我没有像盖茨一样提前退学。直到现在，我仍

在努力缩小由于他提前两年半退学所造成的优势。

微软已成了太阳强大的竞争对手，这意味着麦克尼利又有了一个新的敌人，现在他所需要的就是一件武器。

第 十 章 绿色小组的秘密武器……………（192）

Java语言的诞生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故事，但这并非因为它是一群书呆子们令人咂舌的成功经历，而是因为这是一个充满失误、致命弯路和公司内部斗争的故事。这其中也包含有令人激动、创造未来的时刻，但那好像是一个非常长句子结尾处的标点符号一样。

第 十 一 章 探索者强行登陆互联网……………（218）

“我们很勇敢，我们资金雄厚，而且上帝站在我们一边，”网景公司的詹姆斯·巴克斯戴尔这样说。这些话被存储在微软办公墙上的电脑条幅中，时刻提醒员工。

第 十 二 章 闯进反盖茨世界……………（240）

“当我得知每次出故障打电话要交95美元的技术支持费时，热血上涌。编问题多多的软件已经很不应该了，帮助人们对付这些问题还要收95美元。”有天与朋友出去闲逛，在对使他头疼的Windows NT大发牢骚时，一句话从他嘴里脱口而出：“比尔·盖茨就是魔鬼撒旦。”

第十三章 硅谷竞技场上的一匹黑马……………（260）

《财富》杂志出了一期特刊，赞扬开创了美国软件工业的元老和开拓者们。财富不及埃利森、规模不及甲骨文的公司有文章报道，而埃利森却只落得个做脚注的地步。他用愤怒又受伤的声音大声质问，是不是他哪儿做得不好才使商业媒体对他避而不谈？是他们不喜欢他，还是他们不尊重他？

第十四章 银牌得主……………（284）

银牌等于没有取得第一，这里安息着第二名先生。

第三部 谁是世界主宰

第十五章 “抵抗是徒劳的”网站……………（307）

磁心已经北移了。一些硅谷中最有名的投资公司已经在西雅图地区建立了前哨阵地，许多硅谷中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已经迁移到了被一些人事上称为“比尔谷”的地方，而且有更多的人正在不断迁移。

第十六章 联合反击比尔……………（329）

太阳公司认为，是Java使反微软联盟结为一体，网景则倾向于将浏览器视为关键，甲骨文公司又

把重点放在网络计算机上。而IBM的代表认为真正的战争应是驾驭全美公司界的勇气之战，他们时常抱怨现在的形势给人的感觉，是一群大人在不停地调解操场上孩子们为谁上滑梯而产生的纠纷。

第十七章 大富豪的难念经…………… (346)

微软已经用自己的操作系统抢占了一大片领地，但那是对它赢得了竞赛的奖赏。问题归结为这家公司使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先行到达（他们在黑暗中将竞争对手的马腿绑上了吗？），以及在随后的每一次抢占中它接着使用了什么样的方武（他们为了不让其他任何人取胜，禁止人们穿过自己的领地了吗？）。

第十八章 比尔·盖茨本人的最新版本…………… (378)

一般的个人电脑用户都知道，1.0版本问题是微软所要的花招中令人大为恼怒的一次。1.0版本问题的根源在于微软的新产品远未准备就绪便急于发行。但微软有一点做得很好，它敢于积极征求用户的回馈意见，然后据此来改善自己的产品。修复工作始于2.0版本，而通常认为在3.0版本时结束。3.0版本的运行情况相当良好，或者甚至可以说非常出色。

附 录 比尔·盖茨及微软笑谈集…………… (399)

序 曲

庄园之主

比尔·盖茨最喜爱的事莫过于每年外出参加电脑业界的议程会议了。每年秋天，400多位电脑业最耀眼的明星人物、巨头、小巨人以及即将涌现的重量级选手全都突然出现在腓尼基胜地欢度周末，这个胜地位于亚利桑那州的斯格斯代尔。会议活动包括高尔夫球、网球、两天演讲以及相互间的随意交流。每一周，或者说似乎这样，都有不同的电脑大会，每一个都那么让人琢磨不透，比如互联网相互联接网络世界展示会。但对业界权威人物来说，唯有两次年度内部秘密会议才引起他们的关注：一个是埃斯特·戴森的个人电脑论坛，每年春天举办；另一个就是斯图尔特·

艾尔索普的议程大会，每年秋季举行。有人会告诉你在这两者之中，艾尔索普的议程大会位居首位——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盖茨5年前就不再参加个人电脑论坛了。

参加议程大会的众人中有一些华尔街最引人瞩目的明星人物，对硅谷企业注资最多的风险资本家，还有12人规模的3E业记者，这些记者在媒体上的一句赞美之词就能帮助你开办一家公司。对一家新创业公司的一号人物来说，在议程大会上片刻引人注目，就如同一名年轻的喜剧演员终于赢得在莱特曼舞台上的客演一样；而对人所共知的首席执行官来说，能有幸受邀在这个皇家场所发表演讲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和商机，但主要还是向众人表明他已来了。

迄今11年来，盖茨仅仅错过了一次议程大会（因为他事先与中国总理有约）。议程大会正是盖茨能去的场所。他曾飞到瑞士的达沃斯，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演说；而且指望有机会倾听会议上一些更能激发人兴趣的演讲者的发言。然而世界最富有男人的魅力太大了，结果他不得不被迫留在自己的房间里。离开华盛顿雷德蒙德的微软园地，议程大会是世界上盖茨能随意前去的为数不多的地方之一，正如一位微软主管所说的那样，“比尔在那才能静下心来喝一杯他妈的咖啡，并相互交流一下。”在会议休息和鸡尾酒会时分，你会发现盖茨在与同行进行无法插入的技术性交谈，讨论TCP-IP结构以及电子邮件协议间的细微差异。他两腿交叉站在那里，一只胳膊绕在胸前，就好像背部有些痒，可又无法好好地抓挠一下，另一只胳膊在空中不断挥舞着，脑袋偏向一边，嘴里不停地说着；在这同时，另一些企业君主们目不转睛地盯视着他，他们那时都忘记了自己平常喜欢占据的中心位置。对许多人来说，议程年会乏味地让人难受，两天的演讲和交流，言谈中全都是些JIT、GIF格式、以及企业内部分布式电脑；但对盖茨而言，议程大会就是他的极乐世界。

自从1994年成为议程大会举办地以来，腓尼基不遗余力地想体

现出一种乡村的魅力；但所有这一切都是用金钱建造起来的。这些电脑业巨子们随意穿着短袖方格衬衫和宽松的下装，不过其周围的一切无不显露出他们是在夏日城堡访问贫民区的皇室成员。就像漫无规则的凯撒宫殿一样奢华，腓尼基是由小查尔斯·基廷投资兴建的，他是一位臭名昭著的重犯，专事借贷生意。这个胜地面朝着驼背山荒凉一片的灌木丛，设有9个游泳池（其中一个镶嵌着珠母瓷砖）、12个网球场（包括一个温布尔登风格的草地网球场）、以及其自有的职业级27洞高尔夫球场。每个房间均配置着水晶造枝形吊灯，床上铺着意大利亚麻床单，每个卫生间均用意大利产大理石铺就。这里的房间起价是每晚400美元。议程大会本身要花费一个人头3500美元，房费及机票钱均不含在内。即便这样，每年艾尔索普都得挡住一群年轻的副总裁，他们乞求能奉上5000美元，这样他们也许就会碰巧挤人载有英特尔董事长安迪·格鲁夫的电梯；或者在干渴骆驼酒吧中抓取60秒时间和比尔·盖茨说上两句。艾尔索普听够了这类言语：“我要丢掉我的饭碗了。”“VC（拥有高科技公司一大块股份的风险资本家）对我至关重要。”“就在这一刻，我们就会成为下一个网景。”艾尔索普平常是一个慈软心肠的人，体格有点像弗雷德·弗林斯通，头上长着一小片棕色卷发；他现在无情地将那些人挡在门外，就像是旧金山南市嬉皮士俱乐部雇来专门驱赶捣乱分子的人一样。

戴尔电脑公司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戴尔是议程大会的常客。在1997年秋天，戴尔的财富价值50亿美元——仅为盖茨400亿美元财产的八分之一。甲骨文（Oracle）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拉里·埃利森当时的个人财产价值120亿美元。英特尔公司的安迪·格鲁夫当时成了媒体头条新闻，因为其1996年的报酬加上配给的股票期权高达1亿美元——这是一大笔钱，但要是比尔·盖茨随意将其400亿净资产在金融市场户头一投，仅每月的利息就高过格鲁夫的1亿美元年收入。有一年艾尔索普做了一次民意测验：如果盖茨不再在

会上露面，你们还愿意继续来吗？10个人中差不多有4个回答说不，他们不会来。在腓尼基的领地上，盖茨特别地逍遥自在，两手插在衣袋里，双脚有点呈八字形，脸上一幅温和满足的神态，放射出一种唯有从富人身上才能看到的随意悠闲。他看起来非常放松，以致于他在走路时也有人觉着他似乎是坐着。

几年以前，无比成功的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合伙创建人和首席执行官斯科特·麦克尼利，在一次谈话开场白中开玩笑地说，虽然他有幸在议程大会上针对听众发表演讲，但他真正的愿望是受邀参加一次艾尔索普的闲谈活动。“请允许我，请允许我，噢！允许我，”电脑界精英扮演小丑恳求艾尔索普，以取悦听众。这个引人注目的小噱头非常有趣，特别是由一位当时身价1亿多美元、公认的成功人士表现更不同一般；但就像大多数笑话一样，这个笑话其实也有真实的一面。听众中的每一位首席执行官，不论年轻还是年老，全都想象着自己能有机会坐在台上与艾尔索普斗智；而在同时，挤满大厅的听众全都默不作声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们所谈。每一年差不多会有20个人在议程大会上发言，但仅有2到3个杰出人物才会授予最高奖项：受邀填充硕大无比的柳条制宝座，那就是闲谈活动的舞台布景。安迪·格鲁夫有幸享受过一次，还有拉里·埃利森、迈克尔·戴尔，最后轮到了斯科特·麦克尼利。但是，这些人全都仅仅允许主持会议第一天的闲谈活动。每年议程大会正式会议闭幕前的那一次会议，也就是第二天的闲谈活动，全都预留给了盖茨。

盖茨的巨人伙伴们可能全都将他看作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一条毒蛇或是更可怕的东西；尽管这样，大家对他的卓越成就全都毫无异议。议程大会上最吸引人的场面莫过于看到其他的电脑业大将围在盖茨周围了。那位昨晚还在失声痛骂，对狗娘养的盖茨咬牙切齿的家伙，现在却兴高采烈、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他，仿佛一个社变界贵妇人拣到了一位惠临她派对的欧州公主的几根落发一般。议程大会

是艾尔索普的最爱，但盖茨才是节目的焦点；他是庄园之主，凡尔赛宫的路易十四。在1997年的议程98年会上，所有这些促成了一系列的公共事件，就在盖茨42岁生日前一周，这一切更显得奇妙残酷。

艾尔索普已做完了他的开幕词，第一批业界专家已经结束了发言，那时正是大会第一天与会者早间休息时分。会议大厅内的大屏幕以及走廊两旁的电视机屏幕闪烁着，突然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出现在屏幕上，她站在华盛顿特区记者招待会的讲桌架后面。司法部长正在谈着微软公司。

有些与会者以为又是斯图尔特的一次小闹剧：搜罗出1993年或是1994年的旧带子，那时美国司法部指控盖茨和微软公司违犯了该国的反托拉斯法——对刚结束的大会辩论来说是一个有趣的惊叹号。但他们随后意识到：又出事了。两年以前，同样是在议程大会第一天的第一次会间休息时分，与会者聚集在电视机周围，目睹了一名洛杉矶法官宣布辛普森无罪。现在到了1997年的秋天，人们又一次目瞪口呆地站在电视机前。雷诺不太熟练地站在台上，两边簇立着一排政府官员，她的发型看着非常难看，就像盖茨90年代中期发型变化以前的样子，过大眼镜后面的双眼显得有些放大了。她穿着红蓝方格夹克，浅黑裙子。她的声调干涩，让人感觉不到有任何激动或正义感。实际上，她所指控的是微软公司违犯了其与美国政府在1994年签署的承诺协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说，微软得为此付出代价。她向公众宣布她正在请求法院判处微软公司每天100万美元罚金，一直到微软公司恢复遵守承诺协议为止——这在司法部历史上是最大的一笔民事处罚罚金。在听到每天100万美元罚金威胁之后，会议大厅内的众人惊奇地议论纷纷。

在电脑行业，人们认为政府总爱插手干预他们不甚了解的、与电脑相关的所有事务。从雷诺宣布罚款的时间来看，我们不难看出政府的狡猾之处。但无论起因如何，在这个时间宣布这样一件事总是

一件丢脸的事。这好比一位联邦将军冲入晚会，给一位贵宾拷上手铐，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带出去游街示众一样。

400双眼睛在搜寻着盖茨，可哪儿都找不到他。他呆在另一间房间里，不紧不慢地吃着面前摆放的一盘水果，极为耐心地应付着《新闻周刊》一名记者的采访。《新闻周刊》已拿到了独家内幕新闻——只是这位记者一无所知，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那天余下的时间里，十来个参加议程年会的记者闹哄哄地围着盖茨；但在那一时除了微软家族内成员以外，盖茨对任何人全都闭口不谈。

那天下午的闲谈活动演讲人是太阳公司的斯科特·麦克尼利。再也没有更好的时机了。多年以来，一长串的微软对头都想试图杀死这只威龙。在80年代，这些勇猛的骑士中有莲花公司（Lotus）的吉姆·曼兹和宝蓝公司（Borland）的菲力普·科恩。90年代初，网威公司（Novell）的雷·努达出场了；然后当努达传下火把后，甲骨文公司的拉里·埃利森又拿起了长矛。那是发生在1995年的事。埃利森一直未曾放弃战斗，但最近麦克尼利已经向众人表明他更凶猛。

科恩言词尖刻，曼兹像个莽汉一样无所畏惧，努达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埃利森油嘴滑舌、滑稽幽默。一年前，埃利森非常讲究地穿着一身奶油色双排扣萨维尔劳牌西装出现在议程年会上，当时他迟迟不露面，急得艾尔索普不得不派人找他。埃利森一上台，艾尔索普就善意地开玩笑，问他有关要从俄罗斯购买米格29战斗机一事。当他坦白了其真实目的后，全场一片哗然。他说他需要一架战斗机，这样他就可以快速低空掠过华盛顿湖，彻底干掉那些驻扎在雷德蒙德的讨厌家伙。人们纷纷将目光转向盖茨，只见他表情冷漠，周围是一群愤怒的、双眉紧皱的献媚者。

麦克尼利有趣而机智，刻薄又自大。他的每一次言论都会遭到盖茨各种有力的驳斥。“为了加强进攻，彻底地铲除微软，我将给它迎头重击。”1996年在旧金山的莫斯肯中心，他当着6000名电脑软件

开发商所做的主宾发言这样开始道。说起这个话题，他变得旁若无人，滔滔不绝。讲话中，他把微软说成是“魔鬼帝国”，称盖茨是达斯·维德（《星球大战》中至高无上的君主，译注）；当然还针对盖茨的巨额财富开了许多玩笑（“你能想象一个富翁透支4亿美元而浑然不知吗？”）。议程年会前两周，人们所关注的不是麦克尼利的最新言论，而是太阳公司打击微软的那宗违犯合同讼案。甚至在雷诺将那颗大肆张扬的重磅炸弹投到会场之前，大家还在翘首以待，看看麦克尼利又会出什么新花样。

会议的常客们知道在哪儿能找到盖茨——他总是坐在后排一个角落，周围跟随着一小群微软的党羽。有时他坐在那儿，膝上放着一部手提电脑，一边查看电子邮件，一边可能还跟随着台上演讲人的思路。但更多的情况下，他是抱着电脑，站着听人讲话。人们传说盖茨大脑极其发达，能同时进行“多任务处理”——即同时做两项甚至更多项工作。这天，盖茨在几个助手陪伴下，站在那儿听麦克尼利的讲话，手里也没拿电脑。台下，听众们用胳膊戳着邻座，递眼色，提醒对方看盖茨——他竟然没拿电脑。

上台前，艾尔索普暗示麦克尼利语气收敛点。作为华盛顿特区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记者之子，艾尔索普天生是个政治天才的高科技版本，他推崇严肃的讨论而反对兵戎相见。“不要随意去惹吃人的妖魔”，他最近在《财富》杂志的一个专栏里这样告诫麦克尼利说。麦克尼利正好相反，喜好恶作剧，一个成年的威利·克里弗，有着比弗那样的尖酸刻薄和爱迪·哈斯凯尔般的旺盛精力。他的演讲风格让人联想起不精于本行的口技表演者，话里总夹杂着些嘲讽性的评论。当艾尔索普要麦克尼利收敛一点儿时，他只是转了转眼睛，嘴里叽哩咕噜地说这样会使他的表演黯然失色。麦克尼利穿着领口敞开的衬衫，剪的短发毫无个性可言。他很坦然地坐到闲谈活动的王位上，没有人知道下面将会发生什么事。

麦克尼利并没有放弃对微软的攻击，但是这次不像往常一样完没了地贬损盖茨。他只是顺带提出微软的“黑暗面”，指责该公司的产品系列不可靠，而且夸大其辞，无法兼容其它技术。他嘲笑寄托着微软未来并针对高端用户的操作系统视窗NT（Windows NT），说该系统会给用户带来无穷的后患，以致许多系统管理员都将该操作系统导致的空白屏幕戏称为“死亡蓝屏”。但是，讲话始终未对盖茨进行人身攻击。

盖茨站在后排角落里，前后一踮一踮晃动着他的脚，嘴里低声抱怨道：“这是胡说八道”，“不是那么回事”，“哼，好像你无所不知似的。”《纽约时报》驻旧金山的科技记者约翰·马克沃夫就坐在盖茨旁边，所以他大致可以听出这位首席执行官（CEO）的评论全是在为自己辩护。马克沃夫非常佩服盖茨竟能耐住性子、双眼注视麦克尼利的本事。“指控微软的新闻刚刚过去几个小时，他竟能完全将注意力放在麦克尼利身上，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马克沃夫看着这样一个人物惊奇地摇了摇头说，“他的全部身体语言就是‘我在注视着那小子’。”

米切尔·克兹曼暗自窃笑，离开了麦克尼利的演讲现场。他的朋友今天表现得不错，这位赛贝思（Sybase）公司的领导人暗自思忖道。每当艾尔索普让其做大会开幕发言时，他总会不失时机地进行攻击行动。麦克尼利的言论不像以往那样惹人争议。他是这样一种人：给他一针镇静剂，他会更加情绪高涨，甚至比注射了兴奋剂还要活力四射。

身后传来的脚步声打断了克兹曼的美梦，原来是盖茨。从克兹曼在波士顿经营一家专为视窗操作系统编写软件工具的软件公司时开始，他俩至今已相识10年了。两人有时会在诸如议程大会这类活动上交谈几句，但各自身处不同的阵营，谈不上是朋友。高科技业界同行对克兹曼的批评是，他太友善了——就如同一只游弋在一群鲨

鱼和食人鲸鱼中间的顽皮海豚。克兹曼接管赛贝思公司后，就与微软势不两立——赛贝思公司曾是电脑业的生力军，近年来却因势力强大的微软而导致经营大规模下滑。但在上一届议程大会上，克兹曼在演讲中指责同行将大多心思放到了与微软的较量上，从而忽略了产品创新。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曾经跟随着微软的轨道，即便现已摆脱了微软的引力场在自由运行，现在肯出来为盖茨说几句话，那对盖茨来说将是莫大的帮助。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盖茨问得很唐突。没有寒暄，没有相互间的诙谐调侃。盖茨单刀直入，急于切入正题。“你们所有的开发商和客户全都转向Java语言了吗？”Java是斯科特·麦克尼利刚刚极力鼓吹的太阳公司产品，这是一种新型的程序语言，能够实现任何电脑与电脑间的交流对话。

“没有。”

“那为何该死的麦克尼利说他妈的全世界的每个他妈的程序员都在用他妈的Java？”

两人又交谈了20分钟，当然全都是行业上的事。克兹曼最擅闲聊，但和盖茨的谈话全都是围绕比特、字节以及公司策略方面的。在以往与盖茨多年以来的10多次交谈中，克兹曼还从未注意过盖茨像那天那样一脸忧虑的表情。但是现在，盖茨眉头紧蹙，眼睛也眯了起来。盖茨平常总是坐立不安，像是遭受着托莱特综合症似的；可现在，他实际上开始抽搐起来了。谁能说得清，到底是政府还是麦克尼利使盖茨产生了如此大的波动？当两人分手时，克兹曼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即便是亿万富翁，也有不顺的时候。

微软的公关人员出于安全考虑，拒绝透露盖茨在腓尼基的下榻地点。他或许是住在每晚高达3000美元的别墅套间里，那里提供管家服务，配备有私人自动喷水浴池，还有一个设施完备的厨房，一台传真机和一辆高尔夫球车。在这里住三个晚上，花费是9000美元，

对于1997年秋拥有400亿美元的盖茨来说，这笔开销就如同一对年收入10万美元的夫妇花了24美分一样，不值一提。房内的传真机滴滴地响着，不停地吐出一页又一页的法律文件，三部电话像紧急信号灯一样叫个不停。盖茨平时都是尖声叫喊，因而在这天，人们完全可以想象出他嗓子都喊哑了。当晚做出的决策之一，是盖茨应对媒体发表谈话。

第二天，人们发现无论什么时候看到盖茨，他都在一个角落里，不停地在与知名记者们交谈着。他对政府的指控尽力轻描淡写，说它只是一帮在商场上不敌微软的对手们玩弄的小阴谋而已。其中他与《商业周刊》记者斯蒂夫·海姆的谈话最具有代表性。“那就是他们玩游戏的手法，”他提及诸如太阳公司等竞争对手时这样说道，“他们指望通过法律玩点新花样。幸运的是这招对从事软件开发的人不起作用。”当他不在接受采访时，他就和微软的随行人员交头接耳。

最引人注目的一场戏在当天下午开演了，盖茨穿着手工剪裁的咔叽布裤子和马德拉斯衬衫，和艾尔索普走上前台。盖茨双腿交叉，一只胳膊随意地搭在柳条王位的靠背后面。他下巴上的肌肉紧绷，牙齿紧咬，勉强露出些笑容。自从1977年从哈佛辍学以来，盖茨就经常进行公开演讲，可是20年的经验仅仅让他的演讲从令人可笑进步到勉强还说得过去的水平。甚至微软公司那些把盖茨看成是当代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人，也承认他在台上总是表现得不怎么样。他的声音近乎于撕心裂肺的尖叫，听起来让人觉得充满了恳求和绝望。尽管演讲教练给他以不少时日的训练，盖茨讲起话来还是带着强装的激情，苍白虚假，流露不出一丁点儿的热情、幽默和个性。他伫立在台上，除了他的赫赫威名，就是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他从不会漏掉任何要点。

两人入座后，艾尔索普调侃道：“我昨天花重金让雷诺来演这出戏，我想听听你的反应。”盖茨面无表情地驳斥道：将语音软件集成到